

晉

書

一五

列傳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御撰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頤

高崧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
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囙義討趙王倫
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囙驕矜僭侈天下失
望惠獻言於囙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囙不納惠懼罪
辭疾去頃之囙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叅軍領奮威將軍白沙
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憂其致禍
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
將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
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
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資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
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蹈踏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
則見害賊臣餽糒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

忘身抗辭金門則塞謬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
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
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
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
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
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
之野西詔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
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
子蒙塵艱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
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謫譴彰
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
謙日昊之德躬吐捉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
濱之士含竒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眞人之求
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

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
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
箋以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
今旋軫巨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
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貴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
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
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
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
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
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
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
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
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
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

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
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
穆等夜乃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
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
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
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
周馥於壽陽惠乃率眾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惠權留郡
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
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賜
能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
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
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
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羗遠遂不行送至隴右
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為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

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
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傳
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荅之且當有主
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
園陵計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
之下况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
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嚮應無思不服
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
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北庶嘔吟思
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
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弼之難
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
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

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弼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魯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旣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聞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璽勸帝親征杜弼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弼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

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
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
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彊已平轉
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
卿在朝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
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
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
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
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廻協
令威儀牽捽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
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
刻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
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

食負乘批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且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疆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敷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實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

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
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
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其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財
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
拔賢於嚴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
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曰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
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訑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
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
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
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
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潛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

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
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
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
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
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
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
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
未舉鑒懼雲旌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
老况暴申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
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
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
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猷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
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
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

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
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膽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擄其窟穴顯
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殺之頭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天舉役重人
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
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道可委以蕭何之任或
以小賊方弊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弼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
威狹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
也葛章猶不可長况狼兇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
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甯月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
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靈將不贍
馳騫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勲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
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蠻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
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
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

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汧
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
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
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
宜戒嚴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
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
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
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
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
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將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
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
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發會發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
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集
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

字庭堅亦為著作並卒

陳頤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頤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荅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頤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誰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士人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書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

而州將留之。顧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顧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固。起義州遣顧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瑒薦顧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曹顧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顧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變直而燎焚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

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願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
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紀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矣
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
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
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
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
之願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
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
循崔攄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
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出所能然後
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三三日礪降虜七世內侍由
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
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

吏爲荊州叅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辨陶侃征還顧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顧年老耳聾侃召顧還以西陽太守蔣異代之年六十九卒高崑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惔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惔菜蔬不厭食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惔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有之以爲叅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崑少好學善史書摠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楊州引崑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惔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崑乃自繫廷尉訟免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惔備爲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崑求直無已令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崑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舉鼓便於坐爲簡文書